

水墨扬州

■金庆伟



扬州拱桥 资料图

来到扬州,已是黄昏。暮色渐渐四合,清新的河流纵横城市间,让这个城市多了几分妩媚,也多了几分迷离。我不知这些闪亮在夜色里的水光,是否就来自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。三两桃花、垂柳拂水、河上人家,以及飞翘的瓦檐,已足见水墨扬州的风采。

所了解的扬州,除了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、《广陵散》、琼花以及与隋炀帝、乾隆有关的一些风月掌故,就是一鳞半爪的扬州八怪。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?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幸名。扬州在我的印象里,从来是美丽而多情,波光粼粼的水墨画里的扬州,活跃在诗词里,与美女有关,与爱情有关。这个有着淡淡脂粉味的扬州,从来是多情文人和帝王的流连之所。这些年,一个人背着行囊,走过山,走过水,走过最遥远的西域,也到了冰雪高原。十年一觉扬州梦,现在想来,扬州所以成为我的梦,一个值得去追寻去丈量的远方地图,和汪曾祺先生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。那些文字,和运河水一样,流动在我的记忆里。

正值烟花三月,目之所及,扬州已是垂柳依依,花丛掩映。晚饭安排在竹庄的美食阁。高邮双黄蛋,葱花长江水里的鲈鱼,还有飘散着荻花香的肥肉芦蒿,汪曾祺先生的美食美文里,扬州菜是不油腻的那种农家菜,有着一些隽永,也飘散着淡淡的清香,总能读出几分醉和禅。我为大家点了狮子头、芦蒿臭干、荷蒿、牛肉饺子、瓦罐兔肉、藕夹、马兰头、大煮干丝、扒烧鱼头,你只要听听这些名字,就可想象它的味道了。酒酣肚饱,回房间洗漱后,我又行走在夜色里的扬州街道上。岁月轮回,扬州已不再像《扬州画舫录》里所描述的朱楼粉郭,人流如织。未到九点,走在看得见历史的御道上,但见杨柳低垂,行人难觅。如今的这个位于长江之北的城市,就像顾影低徊的大家闺秀,你分明可以看到她的书卷气的。

风有些冷,四望亭、文昌阁就在不远处。三层八面、八角攒金顶的四望亭建于南宋嘉定年间,由于刚刚修葺一新,更像是新时期的产物。而文昌阁则成了十字路口的转盘,辉煌的灯火追忆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背影。

到扬州,瘦西湖不能不去。次日,微晴。烟花三月中的瘦西湖,倒是可以看见朱楼粉郭的。瘦西湖为我国著名的湖上园林,坐落在扬州市西北,自古以来便是江南的游览胜地。经过了时间和人为的雕琢,瘦西湖更像是拨光弄影的大盆景,将江南叠翠浓缩于此。我由子史公祠向西,经大虹桥、长堤春柳、西园曲水、小金山、白塔、五亭桥,至观音山,随处可见半藏于桃红柳绿间的亭台楼榭和丹顶翠瓦。我能够数上名来的,这些名为徐园、小金山、吹台、五亭桥、白塔、二十四桥、玲珑花界、熙春台、望春楼、吟月茶楼、石壁流淙、静香书屋的景观,或半掩于湖面,或曲径

通幽,或万花堆簇。走在瘦西湖里,你会感觉冠以瘦西湖园林之盛,甲于天下,的美誉并不为过。

二十四桥仍在,波心荡,冷月无声。还是姜夔笔下的桥,还是许多年前的月,而扬州流传千年,成了许多人心中的梦,不只是简单的风月。更是因了李白、杜牧这些让人百唱不厌的诗句,还有像扬州八怪这些以不羁的精神书写了扬州文化的文人。这个水做的江北之城,因了石涛、郑板桥等人,在流转的时光中更加丰盈。这是一个近似竹林七贤这样的人物,他们以自己的画,以一种独特的文人姿势和桀骜的个性,完美了自己的人格,将自己的作品和人格定格在了历史上。我从曾经留下几任帝王足迹的御道起步,到天宁寺寻找他们的踪迹。扬州八怪的魂灵其实并不在那个深巷里的纪念馆,而在这每天响彻晨钟暮鼓的寺院里。银杏树正在泛绿,而名扬天下的扬州琼花已经在寺院的角隅结出了拳头样的花球。还有几株春梅,更是青春十足地生长在坛巷里,似乎还在散布着千年的故事和扬州八怪的神采。

八怪中,坊间传说最多的是郑板桥。他是土生土长的扬州兴化人。根据记载,雍正六年(1728),他曾借读于扬州天宁寺,边以卖画为生,边在寺中手写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命运几度轮回,扬州就像天宁寺门口的御码头,是郑板桥一生的出发点,也是他生命的归宿点。

说八怪,当然不能不提那个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僧徒石涛,他与天宁寺更有着不解之缘。石涛在扬州最先落脚的地方是天宁寺,而关于他和扬州最多的故事,大抵与天宁寺有关。据说当时天宁寺的当家和尚知道石涛的画名,便相约以天宁寺的七十二间耳房为蓝本,画七十二座山峰,而且不能雷同。

石涛一日一幅,待到第七十三天,很多扬州人来看石涛的画。出的城门,便是晨雾弥漫,山岚层叠,飞瀑声声。后来才知道,原来天宁寺每一间耳房里都挂了一张石涛的山水画。七十二峰,峰峰不同,自不必说,而山中之雾、溪间之水,竟都栩栩如生,众人叹为神异。

补录的这段传说,我是在翻阅《扬州八怪传》随手记下的。扬州八怪中,名声最亮的,当数难得糊涂的郑板桥,而真正的精神领袖,应该是石涛。把石涛称为八怪中的长者,一点不为过。漫步在扬州的青石路,三月的春风里,扬州就是刚刚沐浴过的闺秀,湿漉漉的。一个深呼吸,似乎到处可以触摸扬州八怪的水墨遗韵。



怀念锅巴

■周微微

锅巴是什么?一问现在的孩子,大多摇头,偶有吃过的,也不以为然。上网一查,才知,如今的锅巴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,还真的成了天下美食了。

但是,品尝了几种不同口味的锅巴后,却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于是,无来由地怀念起小时候妈妈做的锅巴。

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是选择好日子请泥水师傅做灶台的。那时人多,一家人的饭通常要放在一个铁锅里煮。而烧的柴火基本上是稻草秆、蚕豆秆或是山上砍来的柴。如果哪一天妈妈往灶里放的柴火太多了点,孩子们可就有口福了。因为这时往往会因为火力过旺的缘故,饭烧焦了。大铁锅上粘了一层米饭,最里面的那一层被烧成焦黄色,粘在锅上揭不下来,就成了锅巴。

每每这个时候,我们便故意少吃些饭,待妈妈洗碗洗铁锅时便大叫肚子饿。这时,妈妈就会说:馋猫,就知道你们想吃锅巴!给你们做就是了。我们便欢呼雀跃,兴奋异常。

妈妈往大铁锅上倒一些油,再往灶里加一些火,待油顺着锅往下流时,便香味扑鼻。此时,妈妈便往锅巴上撒些白糖。运气好时,一个漏斗形的大锅巴就完完整整地揭了起来,引来我们姐弟三人的大声喝彩。

经过油煎的锅巴,黄中带焦,焦中带黄,香气四溢。每每这时,我们姐弟三人便把灶台团团围住,眼睛盯着锅里的锅巴,口水直流。

分锅巴时,是最高兴也是最揪心的时候,我们死死盯着妈妈的手,生怕她分给谁多一点。万一真给谁多了一点点,哪怕是一点点,我们坚决不同意,一定要求妈妈重新分配。惹得妈妈总说:真没见过你们这样

的姐弟,这么斤斤计较。然后无奈地摇摇头,重新分配锅巴。

拿到锅巴,我一般舍不得马上吃完。只是先拿一小块舔一舔,再用牙齿轻轻地碰一下,舍不得大口地咬。最后才放在嘴里细嚼慢咽。剩下的,找一张干净的纸包起来,放在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留着慢慢吃。殊不知,锅巴要趁热吃才好,不然就失去那脆香味了。可是,在我们看来,哪怕是不脆不香的锅巴,也是美味啊。而我的两个弟弟呢,如鬼子进村一般,早把那锅巴一扫而光。

记忆中,最伤心的事莫过于锅巴无缘无故不见了,找遍所有有可能的地方,还是找不到。那种伤心与绝望,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到的。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,饭也不吃,傻傻的,一坐就是大半天,双目无神,仿佛被抢了金銀珠宝似的。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中邪了。抓来两个弟弟问话,他们死活也不承认。妈妈就会对失魂落魄的我说:谁叫你不赶快吃掉,肯定是锅巴太香了,把老鼠给引来了。下次再给你们做,分给你多一点就是了,先去吃饭吧。看到弟弟们点头同意后,我这才回过神,回去慢慢吃饭了。此后,心里最盼望的事就是饭早点烧焦了,好早点吃到那诱人的锅巴。

今天看来,锅巴也许真算不了什么,也难登大雅之堂,但它却是我们童年最美味的食物,叫人至今难以忘怀。正如鲁迅先生在《朝花夕拾·小引》所说的,我有一时,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:菱角,罗汉豆,茭白,香瓜。凡这些,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,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,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,也只不过如此;惟独在记忆上,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

我怀念锅巴,也许正因如此吧!

儿时的夏夜

■胡新华

我对夏季的夜晚是有着几分留恋的,至于是什么原因,我真无法找寻,许是因为,在儿时,就已经喜欢上了夏天的夜晚吧。

天空中总会有那么一缕月光几丝星光的,而月光下的故事,似乎还历历在目,似乎不曾远去。是的,好斗的男孩子们,在听完老爷爷讲过的日本鬼子进村的故事后,或是地方土匪与何三师的战斗后,内心也便痒痒的了。于是,在月光下,男孩子们自然地分成了两支队伍,开始了月光下的枪战。那房屋的角落,那场子边上的柴垛,都是战士藏身的好去处,可

战士们所有的行动,月亮都看得真切。那月亮也真是的,她一句话也不说,还时时钻进云层里,害得隐蔽着的战士跑到了空旷的场地,却一不小心被对方打中。

女孩总是比较文静,她们挤坐在丝瓜架下的那张竹床上,聆听着蛐蛐儿的鸣叫声,或者缠着奶奶讲那月宫里的神话,于是吴刚,于是嫦娥,于是猪八戒等,都让女孩充满了幻想。偶尔的,女孩也会和男孩一起玩着丢手绢或是荷花开的游戏,然后便在月

光下奔走,惹得那月光也好奇地盯着这群孩子,再也不愿意躲在那云彩里头。

其实男孩也有玩累的时候,他们不再战斗了,便悄悄地往竹床上挤,女孩一边说挤不下了,一边又悄悄地让出一些空位。一缕儿烟缭绕着飘了过来,那是燃烧的草把释放出来的烟(用来熏蚊子的),把男孩熏得够呛的。男孩一边用手赶着这缭绕着的烟,一边吟唱着儿歌:烟儿烟,莫烟我,只烟旁边的猪耳朵。男孩子的話把奶奶逗笑了,一边说:没有烟就有蚊子了。一边又轻轻地为孩子们摇动手中的蒲扇。

月光可真温柔,总喜欢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脸。孩子们也不害羞,就把眼闭上,在奶奶的蒲扇之下,躺在了月光的怀抱里。而第二天早上,他们却又是从屋里的床上爬起来的。至于晚上他们是怎么到了床上的,他们全然不知,他们只知道月光下有爷爷和奶奶讲不完的故事。时光荏苒,一年又一年过去了。每每站在阳台上,就自然地想起了儿时的夏夜,想起了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个故事。